

孙永波

速写



人民美術出版社

孙秉波

速写

人民美術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孙景波速写/孙景波编绘. —北京:人民美术出版社,
2011.8

(名家速写丛书)

ISBN 978-7-102-05712-5

I. ①孙… II. ①孙… III. ①速写—作品集—中国—
现代 IV. ①J22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177977号

孙景波速写

编辑出版 人 民 美 术 出 版 社
地 址 北京北总布胡同32号 100735
网 址 www.renmei.com.cn
电 话 发行部: 65252847 65256181 邮购部: 65229381
责任编辑 赵小来
装帧设计 赵小来
责任印制 赵 丹
制版印刷 北京燕泰美术制版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2011年10月 第1版 第1次印刷
开本: 889毫米×1194毫米 1/16 印张: 13.5
印数: 0001-2000
ISBN 978-7-102-05712-5
定价: 62.0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, 请与我社联系调换。

賀孫景波川志東寫集問世

淺深
繁取
之
鼓

景司空圖句

壬申春完山既行





孙景波，1945年生于山东牟平。1964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附中，1978年考入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研究班，1980年毕业后留校在壁画系任教，1986年赴法国巴黎国立美术学院进修，1988年初回国。1995—2005年间任中央美术学院壁画系主任。现为该系第一工作室主任、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，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，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，中国美协油画艺委会副主任，中国壁画学会副主任。

《浅深聚散 万取一收》 ——画说速写

• 孙景波

当这本速写集出版的时候，我将先拿出一本，一页一页地撕下来，一页一页地烧掉！我万不得已用这种方式，向敬爱的张仃先生还愿：此刻，我希望先生的在天之灵能听见、能看见！

十一年前，在门头沟九龙山画室，我拿了一些自己的速写作品向张仃先生求教。先生一页一页看过之后，抬头盯着我，态度中肯地说：“孙景波啊，我乐见你出一本速写集子哩。”大约十多天后，先生的夫人李昭送来张仃先生给我的一幅题字。右款：贺孙景波同志速写集问世。中题：浅深聚散，万取一收。左款题：录司空图句，壬申春它山张仃。中题八个大字是用篆体书写的。体式虬劲有力，让我油然联想到先生和我交谈时，那双犀利却深含善意鼓励的眼神。当时先生已然八十二岁了。我因之深受鼓舞。那年夏季，我的速写准备结集出版之前，让我意外遇到的尴尬是先生为我画集的题字不见了！上天入地，渺无踪影！这种失落的尴尬和窝囊感，让我再难告知先生！

今年初夏，中国美术家协会邀请了一些画家去江西写生，美协会工部与我同行的杜松儒学弟，一路上对我倍多关照。即将返程之际，他对我说：“人民美术出版社准备汇编一系列当代画家的速写集，我希望其中能有先生的一本。”回北京后不久，他约人美出版社编辑赵小来找到我家，把我近四十年间的速写作品翻看了一遍，态度恳切地说：

“我们当学生的时候，曾在一些报刊杂志上，零星地看过先生这其中的一些速写，甚至还临摹过，现今，如果能帮先生出版一本画集，我们很乐意。”这两位年轻同行的鼓励，让我有了一种“死灰复燃”的感觉。我因此又一次开始挑选、编辑这本速写集子。也就在这期间，偶然在一个文件袋里，我意外地发现了张仃先生十一年前所写“贺孙景波同志速写集问世”的题字！这使我惊异、欣喜交加！不由人不信这是一次天机的启示。而我不能不遗憾的却是早在一年前，前辈张仃先生就过世了！这集中近十年的作品未能向先生请教过！

我借先生所录司空图句“浅深聚散，万取一收”作这本速写集自序的题目，既表示对

先生的怀念和愧疚，也想告慰先生，晚辈在绘画生涯中，对这“八字真经”的感悟。我感悟到：这八个字也是张仃先生艺术人生之旅的经验概括和实践体会。

我感悟：面对自然写生，等同是临摹“造物主”的创作。壮丽河山、动、植、飞、走，无限生机，变化多彩，广大之极，精微之极，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。画家要能透过现象，明了其“浅深聚散”之理，观察、研究、探索、积累并归结于“万取一收”的艺术创作表现。“聚散、收取”的历练过程，正是画家感受生命、生活，产生创作能量和灵感的源泉。

我感悟，面临物象写生，宛若敬事造物之主，“取收”之际，唯情真意诚，运笔如在造化间神游，不觉物我两忘，如自在自然，而自然自在，捉形态之变于瞬息之间，存情彩、精神于尺幅之中。好的写生作品，以笔求之，笔笔是物象，以物象求之，物物见笔意。如此，则通篇是性灵渗透造化的和谐，是气韵贯注于感觉的契合。

我感悟，面临自然物象的即景写生，最能引发画家率真的激情。方寸之间，收得下高天厚土；咫尺之内，容得进世态万象。画法，可尽精至微，工于细密；手段，可任情挥洒，胜在气象。画家握取一方天地，运筹于股掌之间，以宏观调控微观——如老子所言，是“治大国若烹小鲜”的感觉。写生时，兴致超越功利，心态轻松裕如，意趣携入笔趣，情彩化入色彩，师法自然，感应天机，偶有“神来之笔”每每给人“喜出望外”的启示。

我看到，古今中外的绘画大师们都是用素描、速写去研究、认识世界和生命现象的，是认真用心做学问的！大师们用素描手段分析人体解剖，研究比例法则，发现空间透视规律，用素描经营构思、构图，描写光影、质感，逐渐从感性的、无序的、个别的、具象因素中归纳出理性的、有序的、带有普遍性规律的认识和表现的方法。人们对绘画的认识升华到一种哲学的高度，回头再剖析自己感知的具体视象，便觉他们是处处“游刃有余”了。

我常对学生说：向大师学习，研究表现方法，提高审美的眼光，你们可用心去认真品味大师们用素描剖析、表现物象形态的研究方法。大师们的素描写生作品多具有经典性，学他们不会坏眼睛。对于一个学子而言，读大师画作的时候，常会产生一种异样的激动，感觉静寂而又神秘，有一种奇妙的、莫可言状的、纯粹的视觉享受。我不知道有没有可能用文字来陈述那种属于绘画的东西。当我阅读大师们这样精美的素描和速写时，只会觉得千言万语都在那些线条中间。

我读大师们的作品，感觉如是面对一个个有生命的世界，那世界曾被他们的心温暖过，被他们异常的情绪感染过，被他们的手爱抚过，这样的作品令人肃然起敬。素描、速写是艺术中的艺术，线条是素描、速写的经脉。心灵的感觉随着线条脉动、颤怵；性格、情绪、气质沿着笔触流露、发泄。

石涛画论，以“一画”开篇，谓之曰：“一画者，众有之本，万象之根。”我以为，石涛所谓的“以无法生有法，以有法贯众法”者，即是对“骨法用笔”现象中的“一根线条”的揭示。达·芬奇说：最初的素描就是从“一根线条”开始的。一部人类的绘画历程就是以这最初的一根线条为开端的。

线条，是素描、速写最重要的表现手段。一线之起止，感应于物态，衍生出多姿多彩的变化——浓淡、虚实、曲直、快慢、粗细、节奏、韵律、质量、重量，以及画家运笔的力与势、气韵、领悟，审美的取舍尽在其中……从剖示造化之奇迹，到展示为心灵的幻象，全然是一根线条在不同心灵中搏动、震颤，在情态、气质间流动、发泄的显象。

源于这一根条线的感悟，中国画家从古及今，以“线”为造型之根本，参“天地之化育”、“以万治一”，见用于“骨法用笔”、“以一治万”、“披生活之蒙养”，转化为意象的主观感受——外师造化，中得心源。心源与造化之间，提倡“形神兼备”、“得心应手”之际，主张“意在笔先”。运情摹景，笔墨融为天人合一的化机，一派气韵生动的境界。这一分解万象的“一画”之法，体现了中国画家在“意、象”转化与创造之间，单刀直入、疏经导络而深通神理的观察方法和思维表述的方式。

我感悟，中国画论“应物象形”旨要在“形神兼备”，“传移摹写”，道化于“触类生变”，“师造化”，终归能再出心源，体物观情，要能“察微知著”，“应目会心”，集经验感受而能“潜记默识”。执笔临案之前，要如“有成竹在胸”、“意在笔先”的感觉。所谓“意”，则多指画中寓含诗情、哲理的境界，指超乎具体形态的精神气象。其境界气象是指行万里路的见识，读万卷书的学养。有此等胸襟，作画时才能随心所欲，得心应手，心手相师——随意而运笔，因笔而衍意，笔墨应机变化，情思结成意象。

我看到：中国传统绘画中的“一画”之法所映射的是一种对艺术神理的悟性光芒，那线条中不仅有光，有色，有质量，有空间，更有力度，有精彩，有音律，有意趣……千年以前中国的大师们就认识到了，那是一种对艺术本体的魅力早熟的觉悟——认识这样的道理需要时间！

我理解，素描，不仅是初学者一种入门的训练阶段，不仅仅是画家们借以研究物象或为创作准备素材、设计构图的手段。素描、速写同时也是一门重要的、有独立审美价值的艺术，是一门重要的绘画表现形式和门类。有画速写习惯的人，不觉然速写就是自己艺术生涯感受的笔记。

我认为“速写”二字的概念，对初学者而言，“速”之所求，不必刻意于快、慢速度上，而须在意于，要能“敏于发现，应目存心；随即动笔，得心应手”的“勤快”上。“对写”之所求，在于物象形态神采之间，就是古人所云“传神、写真、写照”的“写”字——它是“写生”的“写”，应写下生活的视觉印象，是写意的“写”——在写生过程中，写下自己的感受意趣。物象单纯，动态变幻时，作速写如短兵相接，能快则快；物象丰富，静止如山时，作写生如筑城修池，务在宽容。画家一生，千笔万笔，务在收取意象，笔下“见物、见情”。不然“速写”什么？

我体会，画家之为业，接近于匠人劳作，驰骋想象，落成于手上的功夫，要能意明笔透，穷极造化，是“冰冻三尺，非一日之寒”的气候所致。古训“行成于思”、“业精于勤”。学画的人，唯有持之以恒，勤于观察，敏于思考，笔不离手，熟能生巧，方能渐得佳境，趋于画道中“为所欲为”的自由。

我知道：张仃先生八十多岁时，还经常客居在燕郊一带山林之间，居高临危，铺开三尺、五尺的宣纸，对景挥毫，作大幅焦墨山水写生——“浅深聚散、万取一收”，宝刀不老，气贯山河。我读过不少大师传略，我看到，同样年景，同样的行为，大师们都有许多相似的情境！可爱！可敬！念我年方六十五岁，相比，可怜！是孩子辈儿，他们是我的榜样。

2010年11月若干日于北京东郊画室



彝族女孩娜娜 1972年于云南禄劝 26cm × 19cm 纸本 黑色炭铅笔



哺乳中的撒尼母亲 1970年于云南泸西 26cm×18cm 纸本 铅笔



傈僳族小学生 1978年于云南瑞丽 55cm × 36.5cm 纸本 木炭笔



傣族小普哨纳罕 1978年于云南罗边 26cm×18cm 纸本 铅笔



房东武大伯 1970年于云南泸西 20cm × 13cm 纸本 棕色铅笔



房东大娘 1970年于云南泸西 26cm×18cm 纸本 铅笔

1969年于云南弥勒西山阿细村东。



阿细小姑娘 1969年于云南弥勒 20cm × 12cm 纸本 钢笔 淡彩



金沙江边的老艄公 1972年于云南禄劝 29cm × 28cm 纸本 木炭笔